

97875309

欧洲十大
犯罪推理小说家
作品系列

瓮城谜案

JAR CITY

[冰岛]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◎著

王国平◎译



新华出版社

瓮城谜案

[冰岛]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 著

王国平 译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瓮城谜案 / (冰)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著; 王国平译.

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6.12

书名原文: Jar City

ISBN 978-7-5166-2993-2

I. ①瓮… II. ①阿… ②王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冰岛-现代 IV. ①I53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509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7188

Jar City by Arnaldur Indridason

Copyright © 2000, 2004 by Arnaldur Indridason

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Bernard Scudder 2004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rlagid Publishing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属新华出版社

瓮城谜案

作者: [冰岛] 阿诺德·英德里达松 译者: 王国平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李瑞瑞

封面设计: 臻美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: 100040

网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排: 臻美书装

印刷: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mm × 210mm 1/32

印张: 9.5

字数: 210千字

版次: 2017年1月第一版

印次: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66-2993-2

定价: 2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冰岛人是这样起名的

冰岛人通常以名字称呼对方，这是因为大多数冰岛人只有随父亲名字的姓氏，而没有一个“特有的姓氏”。一般来说，男孩的名字以 -son（-松）结尾，女孩的名字以 -dottir（-多蒂尔）结尾。电话簿上每个人按名字先后顺序排列。即使在警局里，警察和犯人也全都以名字称呼对方，这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有些奇怪。埃伦迪尔的全名是埃伦迪尔·凯夫拉维卡，他女儿埃娃·林德的全名是埃娃·林德·埃伦迪尔多蒂尔。跟随母亲姓氏的十分少见，奥迪尔的名字很特别，本应该是科尔布伦多蒂尔，意为科尔布伦的女儿。另外，因为丹麦的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初期，所以有些家庭仍保留着其传统姓氏，有的源于丹麦语，有的效仿丹麦语。布里姆是一个传统的姓氏，马里昂·布里姆就是其中一例——它不能反映使用者的性别，名字很模糊，姓氏也很神秘。

雷克雅未克，二〇〇一年

尸体上有一张字条，上面有几个字，用铅笔写的，埃伦迪尔完全看不懂。

死者为男性，七十岁左右，头发稀稀拉拉、几近灰白。他身穿蓝色衬衫和浅黄褐色灯芯绒裤子，脚穿拖鞋，身子靠着客厅沙发，侧躺在右边地板上。他的额头上有一处很深的口子，血迹布满头顶。旁边的地板上有个很大的尖角烟灰缸，玻璃做的，上面也有血迹。茶几翻倒在地。

这是一栋带地下室的两层公寓，位于诺德米里。它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，花园三面围着石墙。园内树叶已凋落，布满一地，仿佛铺上了地毯。光秃秃的枝丫盘结在一起，蜿蜒伸向灰沉沉的天空。通往车库的一条砂石路上，雷克雅未克刑事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正陆续赶来。大家都在等着本区的医疗官员来签署死亡证明。约十五分钟前，尸体被发现。探长埃伦迪尔是最早到达案发现场的人员之一，正急切盼望着他的同事西于聚尔·奥利尽快赶来。

正值十月，暮色渐浓，秋风夹杂着细雨，飘落在小城。客厅里的光线不是很好，有人开了桌子上的台灯，灯光忽明忽暗。但案发现场的其他东西都没碰。取证小组正忙着把荧光灯固定在一个三脚架上，以照亮整间屋子。埃伦迪尔注意到，屋里有一个书架、一组破旧的柜子、一张翻倒了的茶几以及一张靠在墙角的旧书桌；地板上铺着地毯，上面有血渍；客厅与厨房连通着，还通向书房；小过道的两侧一侧是厕所，另一侧是两个房间。

是楼上的邻居向警方报的案。下午，这位邻居接他的两个儿子放学回来，走进大门时，看到地下室的门敞开着，心生诧异。他下意识地朝屋里看了看，并大喊了一声，有人在家吗？没人应答。于是，他再次一边朝屋里看，一边唤着屋子主人的名字，仍没人应答。虽说他们做邻居好多年了，可他仍不是很了解住在地下室的这位老人。邻居家的大儿子才九岁，却没有像他父亲这般小心谨慎，只见他一溜烟儿跑进了老人的客厅。片刻之后，小男孩出来了，似乎没有被他所看到的场景吓着，说里面有一个人死了。

“你恐怖片看多了吧？”男孩的父亲说着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结果，他发现老人躺在自家客厅的地板上，已经死亡。

埃伦迪尔赶到时，注意到门铃上有死者的名字。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专业一点，他戴上了一双薄橡胶手套。然后从门边挂衣钩上的夹克里搜出了死者的钱包，里面有张贴着死者照片的支付卡。死者名叫霍尔贝格，今年六十九岁，初步推定为他杀。

埃伦迪尔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思考着这个并不算复杂的案子。他的职责就是调查分析一些能看得出来的线索，而取证人员则负责搜集那些肉眼不易察觉的。不管是在窗户上还是大门口，他都没有

发现任何破门而入的痕迹。凭第一直觉判断，似乎是死者自己让凶手进入屋内的。门前的走廊上、客厅的地毯上全是楼上这位邻居淋雨后进来留下的足迹，那凶手也一定留有足迹，除非他在门口先脱了鞋再进来。但据埃伦迪尔分析，行凶者进屋时似乎很仓促，没时间来脱鞋。

取证小组人员用真空吸尘器收集了所有的微尘颗粒，还采集了屋里的指纹和泥土。只要对破案有帮助，他们都不会遗漏。说不定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反而能帮警方顺藤摸瓜找到凶手。

埃伦迪尔根据自己的查看推断出，死者对行凶者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。他没有准备咖啡，因为厨房里的咖啡壶在过去的几小时内没有使用过；也没准备茶水，因为碗柜里的茶杯也没人用过；玻璃杯同样如此。死者生前的生活一切正常，屋里整洁干净。或许他和行凶者并不是很熟。或许行凶者袭击他时，事先没有任何征兆。在他开门的一瞬间便趁其不备下了手。哪顾得上脱鞋啊！

杀人前，你会寻思着先脱鞋，再进屋吗？

埃伦迪尔四处看了看，告诉自己应该好好整理一下思路。

现场情况表明，行凶者当时十分匆忙，走时都没顾得上关好身后的门。行凶时，性急草率，似乎突然做出了某种举动，而且毫无先兆，因为案发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扭打的痕迹；除茶几外，任何东西都没被碰过。死者可能在倒地时自己撞翻了茶几；屋里也没发现任何被抢的迹象，因为所有的碗柜、橱柜都紧闭着，一台新电脑、一套旧立体音响都还在，进门处挂衣钩上夹克里的钱包也在，里面有两千克朗的纸币、两张支付卡、一张借记卡和一张信用卡。

行凶者进屋时，似乎顺手抓起手边的一样东西——烟灰缸——

直接砸向了死者的头。烟灰缸是玻璃做的，很沉，估计至少有 1.5 公斤。埃伦迪尔推断，行凶者就是在这里顺手拿起烟灰缸，并把它当成凶器的，因为没有人会自己带个烟灰缸来当凶器，上面布满血迹，还把它留在案发现场。

上述线索表明：老人应该是亲自开门让行凶者进来的，或者至少是跟他一起进来的。这样看来，两人极有可能认识。不过，也不一定。凶手先是用烟灰缸给了老人致命一击，之后迅速逃离现场，门都没来得及关。这就是谋杀过程，非常简单。

再看看死者身上的字条。

那张纸 A4 大小，似乎是从螺纹装订练习本上撕下来的。它是证明发生在这儿的是桩谋杀案的唯一线索：凶手显然是带着杀意来的。站在客厅时，他应该还没有发狂到极点，但他是有谋杀意图的。然而，仅凭字条上的几个字，埃伦迪尔还不能确定凶手是事后在案发现场写的，还是事先就写好的。来到客厅一角的书桌边时，他看见一些文件、账单、信封和信纸凌乱地散在桌上。最上面的是个螺纹装订练习本，里面有一页被撕去了，但其一角还残留着。埃伦迪尔想找到写字条的那支笔，可没找到。他查看了一下书桌四周，发现桌底下有一支铅笔。他站在那儿边观察，边思考，没碰桌上的任何东西。

“这不就是一起典型的冰岛式谋杀案吗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道。这时，埃伦迪尔才注意到他来了，并站在死者的尸体旁边。

“什么？”埃伦迪尔还在埋头沉思着，便随口答道。

“手段真卑劣，甚至都没想要掩饰一下，破坏线索或销毁证据什么的。”

“是啊！”埃伦迪尔回应道，“一起作案手段极其差劲的冰岛式谋杀。”

“可如果是死者自己撞上茶几，磕到烟灰缸上，那就得另当别论了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。同事埃琳博格也一起来了。埃伦迪尔把头压得很低，在屋内反复查看。他让边上的警察、取证人员和医务人员都不要随意走动，以免破坏线索。

“并在他跌倒时写下这令人费解的字条？”埃伦迪尔反问道。

“倒地时，这字条应该是捏在他手里的。”

“你能从中看出点什么端倪吗？”

“谁知道写的什么啊？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，“也许只有凶手自己晓得，我也不清楚。他想强调的最后一个字倒有意思！”

“字条并不像是仓促写成的，因为最后一个字全用大写字母写的。这说明凶手当时不太慌张。但他走时连门都来不及关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进门直接袭击，然后逃走，留下一张令人费解的字条，还煞费苦心强调最后一个字。”

“最后一个字——他——一定指死者，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道，“不可能指其他人。”

“我实在想不通，”埃伦迪尔说，“凶手留下这些信息，还放在死者身上，是何用意？他到底想说什么？他想告诉我们什么？是他的自言自语？还是给死者的留言？”

“疯子！”埃琳博格说道。当她准备伸手去捡字条时，埃伦迪尔拦住了她。

“可能不止一人，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，“我是说行凶者。”

“别忘了戴手套！”埃伦迪尔严肃地提醒她，像是在教导一个

小孩子，“别销毁证据！”

“字条肯定是在那张桌子上写的，”埃伦迪尔一边说，一边拿手指向角落里的那张书桌，“而且纸是从死者的一个练习本上撕下来的。”

“凶手可能不止一人。”西于聚尔·奥利又说了一遍，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有趣的突破口。

“嗯，嗯，”埃伦迪尔回应道，“也许吧。”

“真够冷血的！”西于聚尔·奥利说，“先是把老人杀死，接着还能坐下来留字条。真是铁石心肠、心狠手辣！能做出这种事，简直就是个混蛋，对吧？”

“或者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。”埃琳博格接着说。

“也可能是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家伙干的。”埃伦迪尔补充道。他边说边弯腰拿起那张字条，静静地揣摩着上面的字。这家伙的救世情结可真够强烈的，埃伦迪尔心想。

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左右，埃伦迪尔才回到自己的住处。他用微波炉加热便餐。隔着微波炉的玻璃门，他看到食物在里面不停地旋转。在他看来，这似乎比电视节目好看多了。屋外漆黑一片，秋风呼啸，雨下个不停。

他想知道，那些留下字条便消失的人一般都会写些什么？在那种情况下，如果是他自己，他可能会写些什么？写给谁？这时，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双儿女的身影：女儿埃娃·林德是个瘾君子，现在肯定在想着怎样从他这儿弄到钱买毒品，越来越不像话；儿子辛德理·斯内尔最近刚从戒疗中心出来，这已是第三次了。要给儿子留字条的话，他只想简单写几个字：别再重蹈覆辙！

微波炉嘟嘟嘟地响了起来，打断了埃伦迪尔的胡思乱想。我可从没想过要人间蒸发，他想。接着自嘲地笑了笑。

发现老人尸体的邻居叫奥拉维尔。埃伦迪尔和西于聚尔·奥拉上门调查时，他的妻子在家，正打算带孩子去她娘家住几天。奥拉

维尔说，他们一家四口每天早上八点出门，他和妻子上班，两个儿子上学，中间没人回家，最早也得下午四点才回来。从学校接孩子回家是他分内之事。那天早晨，他们出门时，老人家的门紧闭着，所以就没留心有什么异常情况；前一天晚上，他们一家都睡得很香，什么也没听见。平日，他们和老人并没有太多接触。虽说住在老人家楼上已有多多年，可对于他们而言，这位老人仍非常陌生。

病理学家还没有确定老人死亡的确切时间，埃伦迪尔推算该谋杀案应该发生在中午前后。这是一天中最忙的时候，凶手怎么会有空作案呢？他暗自思忖道。媒体上已经刊出报道，一位名叫霍尔贝格的老人，七十岁左右，家住诺德米里，被发现死在家中，可能是被蓄意谋杀的。如果当地有人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发现了哪些可疑的行踪，请与雷克雅未克警方联系。

埃伦迪尔五十岁左右，有两个孩子，已离婚多年。他从不愿在别人面前提及他孩子的名字。他与前妻曾有过一段美好甜蜜的时光，但这二十多年来，他们几乎没讲过一句话。离婚是件糟糕的事情：孩子们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和他们基本上失去了联系。他们长大一点后主动来找他，他当然很高兴能和孩子们团聚，但也为他们的状况感到难过，尤其痛心女儿埃娃·林德的命运。儿子辛德理·斯内尔情况好些，但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
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刚热好的食物，并在厨房的餐桌边坐下。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，只有一间卧室。屋子里面的空地方都摆放着书。墙上挂着一些老照片，照片里全是他东部峡湾的老家亲戚。他没有一张自己或孩子们的照片。一台产自诺德蒙德的旧电视靠墙放着，电视机前有一把更为破旧的扶手椅。埃伦迪尔对打扫房屋不是很用

心，只是粗粗打扫一下，觉得看得过去、住得下去就可以了。

他都没意识到自己到底吃了些什么。便餐的外包装华丽讲究，好像里面装的是东方特色美食，但其实就是某种类似酥皮卷的点心，埃伦迪尔觉得尝起来像发油，就把它扔了。他正想知道前几天买的黑麦面包和羊肉馅饼是否还有剩余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女儿埃娃·林德来了。

“最近混得咋样？”她推开门，冲进来，一屁股坐到客厅的沙发上，开口就问。她说话的方式惹恼了埃伦迪尔。

“嗯？！”埃伦迪尔说着，把门关上，“别跟我说那种不三不四的话！”

“我知道你要我说话注意用词。”埃娃·林德不耐烦地答道。因为之前埃伦迪尔多次教育她说话要有礼貌。

“那就说些正经话啊！”

要想弄清楚她今晚要耍什么花招并不容易。埃伦迪尔从不去看戏剧或电影，多半是在家里看教育类节目，对影视明星不熟悉，但他认为埃娃·林德是他见过的最擅长表演的人。她“演”的戏剧通常是一幕接一幕的家庭剧，精彩之处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从他这儿骗钱。她并不经常演这种戏，因为她说，她有她自己弄到钱的方式，至于具体是什么方式，埃伦迪尔宁愿自己知道得越少越好。偶尔，当她一分钱都搞不到时，才会求助于他。

有时，她是父亲的心肝宝贝，依偎在他身旁，像一只小花猫似的喵喵叫个不停；有时，她几乎丧失理智，在屋子里歇斯底里，跺着脚痛斥他是一个坏父亲，在她和弟弟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；还要些坏心眼。但有时，他转念一想，认为那也是她真实的一面，

跟其他孩子一样。于是，他就觉得可以和她正常交流了。

她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皮革短夹克，下身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牛仔裤，头发又黑又短，右眉上嵌着两只银环，一只耳朵上吊着个银色十字架。她曾有过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，但现在，只要她大笑，就可以明显看到有两颗上排牙齿没了。她身材干瘦，脸色憔悴，眼圈发黑。埃伦迪尔有时觉得，他可以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老母亲的样子。他诅咒埃娃·林德命运多舛，更责怪自己以前对她不管不问，以至于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
“今天我跟妈妈谈话了。或者说，是她找我谈话了，她还让我跟你说说。离婚的父母也不赖嘛！”

“你妈妈想跟我要什么东西吗？”埃伦迪尔惊讶地问道。二十年过去了，她依然痛恨着他。这期间，他曾瞥见过她一次，当时她的脸上露出憎恨的神情。她也曾有次和他谈过有关儿子辛德理·斯内尔的事，但他不愿回想起那次谈话。

“她就是一个势利的婊子！”

“别这样说你妈妈！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！上周末，她在加尔扎拜尔的有钱朋友嫁女儿，可新娘子却在自己的婚礼上逃跑了。脸都丢光了！那天是星期六，之后，她就再也没和家人联系过。妈妈也去参加了婚礼，遇到这桩丑事差点儿没当场晕过去。她要我问你是否愿意意见那位新娘的父母。他们不想在报纸上刊登公告，知道你在刑事调查局工作，能悄悄地把这事儿给办好。这群可恶的势利眼！我就是被派来请你跟他们谈谈的。不是跟妈妈谈。你明白吗？绝不是！”

“你认识那家人？”

“哎，没有人邀请我去呀！听说全被那个没脑子的小姐给搞砸了。”

“你认识那女孩？”

“几乎不认识。”

“她能逃到哪儿去呢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。”

埃伦迪尔耸耸肩。

“一分钟前，我还在琢磨你这次来想干什么。”他说。

“正好！”埃娃·林德回应道，“我刚才就想问，你能否……”

“我一分钱也没有。”埃伦迪尔打断女儿的话，并在扶手椅上坐下，看着女儿，“你饿吗？”

埃娃·林德弓起身子。

“为什么我一开口，你就觉得我是来要钱的？”她责问道。埃伦迪尔却觉得她是在强词夺理。

“那我为什么都不能说说？来例假了？”

“哼，去你妈的！”

“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到底怎么了？‘去你妈的！’‘最近混得咋样？’这都是些什么不三不四的话？”

“天呢！”埃娃·林德呻吟道。

“你这像话吗？你是谁？吸食那些东西后你变成谁啦？”

“别再说废话了。‘你是谁？’”她学着父亲的腔调说，“‘你变成谁啦？’我就是我！我在这里，就坐在你面前。这就是真实的我！”

“埃娃！”

“给我一万克朗！”她说，“对你来说，这不算什么！难道一万都拿不出来？你赚的钱多着呢！”

埃伦迪尔盯着女儿。刚才她进来的时候，他就觉察到她有些不对劲。她呼吸急促，额头上满是汗，坐着不停地扭动，像是生病了。

“你身体不舒服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很好。我只要一点点钱。别总装穷，拜托！”

“你病了吗？”

“拜托！”

埃伦迪尔望着女儿。

“你正在戒毒？”他问道。

“拜托，给我一万。不算什么的。对你而言，这不算什么的！我再也不会回来找你要钱了。”

“那好啊！有多久了，自打你……”埃伦迪尔犹豫了一下，不知该如何表达，“……吸那玩意儿？”

“不碍事。我不戒了！去他妈的戒戒戒戒戒！”埃娃·林德站起来，咆哮个不停，“给我一万，拜托！五千，就五千！难道你口袋里连五千都没有？五千！这可是小菜一碟呀！”

“你现在为什么又不戒了啊？”

埃娃·林德看着父亲，“别问这些蠢问题，我不戒。戒什么？我应该戒什么？倒是你，你才应该戒掉说废话的毛病！”

“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究竟要钱做什么？你生病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病得不轻呢。借我一万吧？算我借，我会还你的，嗯？你这贪婪的老混蛋。”

“说的好哇！埃娃，你真的病了吗？”